

寻根小说汪曾祺《受戒》中的“美”

王倩舒

湖南师范大学，湖南长沙，410081；

摘要：汪曾祺的《受戒》在八十年代“寻根文学”中独树一帜，以诗意笔触展现民族文化中健康美好的人性传统。小说通过“四美”构建理想世界：“人物美”聚焦乡民的自然率真与女性角色的主动独立；“环境美”以江南水乡的田园与市井，勾画出世入世交融的和谐图景；“意境美”消解宗教与世俗的等级，呈现纯净无功利的生活境界；“语言美”则以家常口语与方言叠词，赋予文本质朴的诗意韵律。相较于同期作品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，汪曾祺以温情美学抚慰时代创伤，彰显文学对人心的治愈力量。

关键词：寻根文学；汪曾祺；《受戒》；美学意蕴

DOI：10.69979/3029-2700.25.09.090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文坛上兴起了一股“寻根热”，所谓“寻根”就是要寻找民族文化的根。不同于韩少功在《爸爸爸》中对封闭愚昧民族文化的深刻揭露和理性批判，汪曾祺致力于回溯我们民族中那些健康的、美好的、沁润在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人格。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、目睹无数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侮辱后，他仍然相信民族中充满温情的人本主义，并企图通过这样的写作去抚慰、安顿人们受伤的心灵，给予人们再次相互信任的力量。《受戒》是汪曾祺寻根小说的代表作，和《爸爸爸》不同，它绝不是刚硬冷峻的，而是如同一层层轻薄的水纱，柔柔地覆盖在人们的创伤之上。我读汪曾祺的《受戒》，分别感受到了四美——人物美、环境美、意境美、语言美。

1 人性本真：率性自然的乡民群像

《受戒》的人物美。同时期韩少功创作了《爸爸爸》，一开篇就写道：“他生下来时，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，不吃不喝，一个死人相……而且眼目无神，行动呆滞，畸形的脑袋倒很大，象个倒竖的青皮葫芦。”^[1]这样畸形又带着魔幻色彩的人物塑造令人犯怵，看着眉头都不自觉皱起。而《受戒》不同，他要显现“人”的美，里面的人是健康的、自然的。汪曾祺总是用寥寥几笔勾勒出平常人家的漂亮模样：描绘小英子和她姐姐时，他写道：“眼睛长得尤其像（赵大娘），白眼珠鸭蛋青，黑眼珠棋子黑，定神时如清水，闪动时像星星。浑身上下，头是头，脚是脚。头发滑滴滴的，衣服格挣挣的。”^[2]清秀挺拔的姑娘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；写农村干活的大娘也是清爽利落，“五十岁了，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。

不论什么时候，头都是梳得滑滴滴的，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”^[3]，一点不见农村妇人干活的脏污；写仁山“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，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。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，——新鞋他也是趿拉着”，本来应该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形象，被汪曾祺这么一写，竟对他讨厌不起来，倒觉得仁山随性不拘泥，这就是他该有的样子。

《受戒》中的人物不仅外在美，而且内在美，人物内心闪烁的小小光芒正正好，离我们不远不近，不会过于炽热而灼伤我们，也不会因为太过于微小而随风湮灭。故事中的人都是勤劳善良的农村人，明子穿的和尚领短衫是他娘亲自改的，“全把式”赵大伯罩鱼、洗磨、凿砬、修水车、修船、砌墙、烧砖样样精通，赵大娘也一天不闲着——煮猪食、喂猪、腌咸菜，小英子也不躲懒——为了照顾姐姐赶嫁妆把田里的杂活全包了……每个人都以劳动为美，自由、自觉创造所需的产品，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满生活。

自然纯粹的人性又是人物的另一闪光点，大家都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欲望，不必用虚伪矫饰现实。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，佛教的出家修行者依据其教义，应当恪守清规戒律，包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饮酒等准则，这些规矩规范着他们的日常行为，也抑制着个性中的冲动。而故事中的和尚和世俗观念中的全然不同：大师兄仁山整天拿着算盘算账，还吃水烟，做法事的时候也不例外；二师兄仁海是有老婆的，夫妻俩在夏秋之际还会一起住在庵里；三师兄就更了不得了，聪明能干，打牌经常赢，又身怀绝技，能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

起来。平日里也唱些“奇词艳曲”，引得姑娘媳妇们连连关注；他们打牌输了也会气急骂脏话，吃肉的时候不瞒人，过年还会亲自杀猪……这样一看和尚们似乎把佛门清规破了个遍。小说题目是《受戒》，这样一看倒像是“无戒”，和尚们从来没想到要遵循这些戒制，从来没想到要压抑那些欲望，他们大大方方地展示不受约束的人生理想，不用背着人偷偷摸摸地进行，显示出人性中真挚纯真的情怀。^[4]小和尚明海更是如此，进了和尚庙以后经常往小英子家里跑，也没有男女之防的观念，任由爱恋的情愫漫漫生长。面对小英子“给他当老婆”的提问，他眼睛鼓得大大的，率性质朴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这样可爱的人物让人忍俊不禁，如同刚浮出水面的菡萏，天然无雕饰。

小说中直率大胆的女性角色也引人注目，女性一改从前娇弱、腼腆、含蓄的文学形象，在生活劳作和感情中都承担起“主动者”的角色。《受戒》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如此，赵大娘和她的两个女儿都能干利落，干起农活来丝毫不比男人差。小英子活泼热情，相比明海的害羞稚嫩，这个女孩对爱情的追求更为大方率性：知道姐姐出嫁需要画花紋，她直接举荐明海，夸明海“画的跟活得一样”；听到明海唱歌，她骄傲地向别人夸耀“一十三省数第一”；约着明海一起去采荸荠，故意用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海的脚。她在田埂留下的一串串脚印把明海的心都弄乱了；对着自己的青梅竹马大胆求爱——直接在他耳边问着要不要自己给他当老婆……不仅《受戒》中的女性角色是这样的，汪曾祺《大淖记事》中的巧云同样如此，巧云在遭受欺辱之后依旧敢于向心爱之人诉说爱意，十一子受伤以后，巧云还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：即使是面对“巧云一家有了三张嘴。两个男的不能挣钱”^[5]的情形，她也没有丝毫的示弱。这样主动强势的女性角色令人眼前一亮，打破了女人需要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刻板印象，显现出健康平等的两性关系。

温情脉脉的小人物汇聚起来还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和睦邻里关系，这样的人情美也让人心生愉悦。小英子对新来邻居释放的善意，热情地和这个初次见面的人搭着话，“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？当和尚要烧戒疤噢！你不怕？”人和人没有冷漠的防线，只有彼此间的真诚。后面擅长画画的明子来帮小英子的姐姐赶嫁妆，也是没有丝毫的推脱，小英子指着花，明海就照着画，画一朵石榴花，又画一朵栀子花，接着又是凤仙花、石竹子、

水蓼……大家都真心称赞着明子的画技，又求着明子给她们也画一张。看着这样本真和睦的故里人情，读者的内心也被洗涤干净。

2 水乡如诗：田园市井的和谐共生

《受戒》的环境美。小说创设了优美清新的水乡风光，写紫灰色、发着银光的芦穗，写通红的、像小蜡烛似的蒲棒，写开着四瓣小白花的野菱角，这些都是带着水汽的柔美景象。又写小英子屋檐下的两颗树：“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，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，都齐房檐高了。夏天开了花，一红一白，好看得很。栀子花香得冲鼻子。顺风的时候，在荸荠庵都闻得见。”寥寥几笔便将一副夏花盛放飘香的画面勾勒出来，恬淡而又不失明丽，花香似乎都要从纸张中钻出来。

小说构筑着桃花源一般的世界，写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岛，“三面都是河，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。独门独户，岛上只有这一家。岛上有六棵大桑树，夏天都结大桑葚，三棵结白的，三棵结紫的；一个菜园子，瓜豆蔬菜，四时不缺”。这样的三面封闭、仅有一个入口的描写不禁让人想到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的“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”。瓜果不缺、自给自足的生活似乎永远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。战争也好，政治斗争也罢，似乎没有什么能打破这里的宁静。

但是汪曾祺又不局限于写与世隔绝、供人逃避的桃花源，他还刻画着多姿多彩、恬淡闲适的风俗画，展示着充满生命力的场景美。他写穿过县城的热闹，“官盐店，税务局，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，一个驴子在磨芝麻，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，布店，卖茉莉粉、梳头油的什么斋，卖绒花的，卖丝线的，打把式卖膏药的，吹糖人的，耍蛇的……”各种把戏映入眼帘，一阵喧闹。出世时是清丽秀美的仙境，入世时是生机盎然的人间，小说中的环境美是如此融合、和谐！

3 意境澄明：无功利的生活境界

《受戒》的意境美。小说呈现出一种明净无染的审美意境，这是一种无关利害、无关阶级而又让人产生愉悦的美感。进入阅读之后，我们能忘记现世的种种利益关系，获得一种普适的美。小说的扉页上写着：“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，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。”庙里的和尚也的确和我们印象中的不同，不受戒制约束，似乎是和任何一个平凡的职业一般，正常的生活着。小说在开

头也写道：“就像有的地方出劊猪的，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，有的地方出箍桶的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，有的地方出画匠，有的地方出婊子，他的家乡出和尚。”把劊猪的、出婊子的地方和出画匠的和出和尚的地方并列，消解现实中意识形态对于不同职业的等级观念。作品只是静静地陈述，无意之间营造出了一个万物平等自由的世界。小说的意蕴又是那么纯粹，人物与人物之间交流的功利性是那么微小，大部分由内心的情感驱使完成。如文末小英子对刚刚受了戒的明海说：“你不要当方丈！你也不要当沙弥尾！”明海没有犹豫，一下子就答应了小英子。寺庙的方丈有意选明海当沙弥尾，而沙弥尾以后能当上方丈。面对这样大的利益关系和人生前程选择，明海因为同伴的一句话就下了决定，不禁让我们感叹道小说纯白无暇的审美意蕴。作家有意识的将这种纯真、纯净的爱情引入诗的境界。他们之间的恋爱纯净剔透，没有任何杂质掺入。^[6]汪曾祺笔下的意境之美，不仅在于其超脱世俗的纯净，更在于他对生命本真的敬畏与包容。文中和尚们虽身处佛门，却未被清规戒律束缚，反倒如野草般自由生长。佛家讲求“平常心是道”，而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正是以最本真的姿态贴近生活，将修行化入柴米油盐。这种意境既不刻意避世，亦不沉溺红尘，恰似水乡清晨的薄雾，朦胧中透出澄澈，让读者在烟火气中窥见一丝神性，于平凡处触摸永恒。

4 方言入韵：质朴口语的诗意书写

《受戒》的语言美。小说的语言平和中带着古拙，不刻意运用繁丽的修辞，总是如话家常一般娓娓道来。写小和尚的日常“一早起来，开山门，扫地。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笊底方砖，好扫得很，给弥勒佛、韦驮烧一炷香，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、磕三个头、念三声‘南无阿弥陀佛’，敲三声磬”，这样的描述简直和说书一般，没有设置晦涩复杂的沟壑，任何一个读者都能读懂，都能走进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。小说的语言还多用拟声词和叠词，使文章呈现出诗意的韵律美和轻快的叙述节奏，船桨拨水的声音是“哗——许！哗——许”的；大姐说小英子像个喜鹊一样“一天到晚咕咕呱呱——”的。叠词用的也不少，描写赵大娘时“两个眼睛清亮亮的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头都是梳得骨滴滴的，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”；描写小英子时“五个小小的趾头，脚掌平平的，脚跟细细的”。此外小说还融入具有特色的方言，像“叫讹了”、“运河倒了堤”、“白眼珠鸭蛋青”、“全把式”等民间方言的运用增强了阅读时的趣味性，也为作家的个人风格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汪曾祺认为“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”，他在小说《受戒》中践行这一文学理念，在平平淡淡的语言中经营一种和谐的诗意。^[7]

5 结语

小说最后的最后以“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”结束。初合书本时，我还有一种仍沉浸在芦苇荡的恍然之感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汪曾祺笔下的故事的确如他所期待一般如梦如幻，用安静的笔调回忆着自己的过往，就像他所说的一般：“我以为小说是回忆。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，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，除尽火气，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，这样才能形成小说。”《受戒》也是如此，写四十三年前的回忆，小说的美经过时间长久的沉淀，如同秋空般澄明，如同清泉般无杂，永恒地滋养、抚慰着我们的的心灵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韩少功. 爸爸爸[M].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20. 43
- [2] 汪曾祺. 受戒[M].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23. 26
- [3] 汪曾祺. 受戒[M].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23. 26
- [4] 梁钰含. 从《受戒》看汪曾祺笔下的人文情怀与语言特色[J]. 汉字文化, 2023, (12): 160-162.
- [5] 汪曾祺. 大淦记事[M].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20. 57
- [6] 程炳武. 汪曾祺《受戒》的意义解读[J]. 文学教育(上半月), 2022, (1): 30-32.
- [7] 罗凤. 审美的回归——论汪曾祺《受戒》中的诗意营造[J]. 今古文创, 2023, (28): 34-36.

作者简介：王倩舒（2004.1-），女，汉族，湖南益阳人，湖南师范大学；本科在读；研究方向：现当代小说。